

Clin Renlei
Jishi

新人类 记事

[美] 凯瑟琳·塔博克斯 ● 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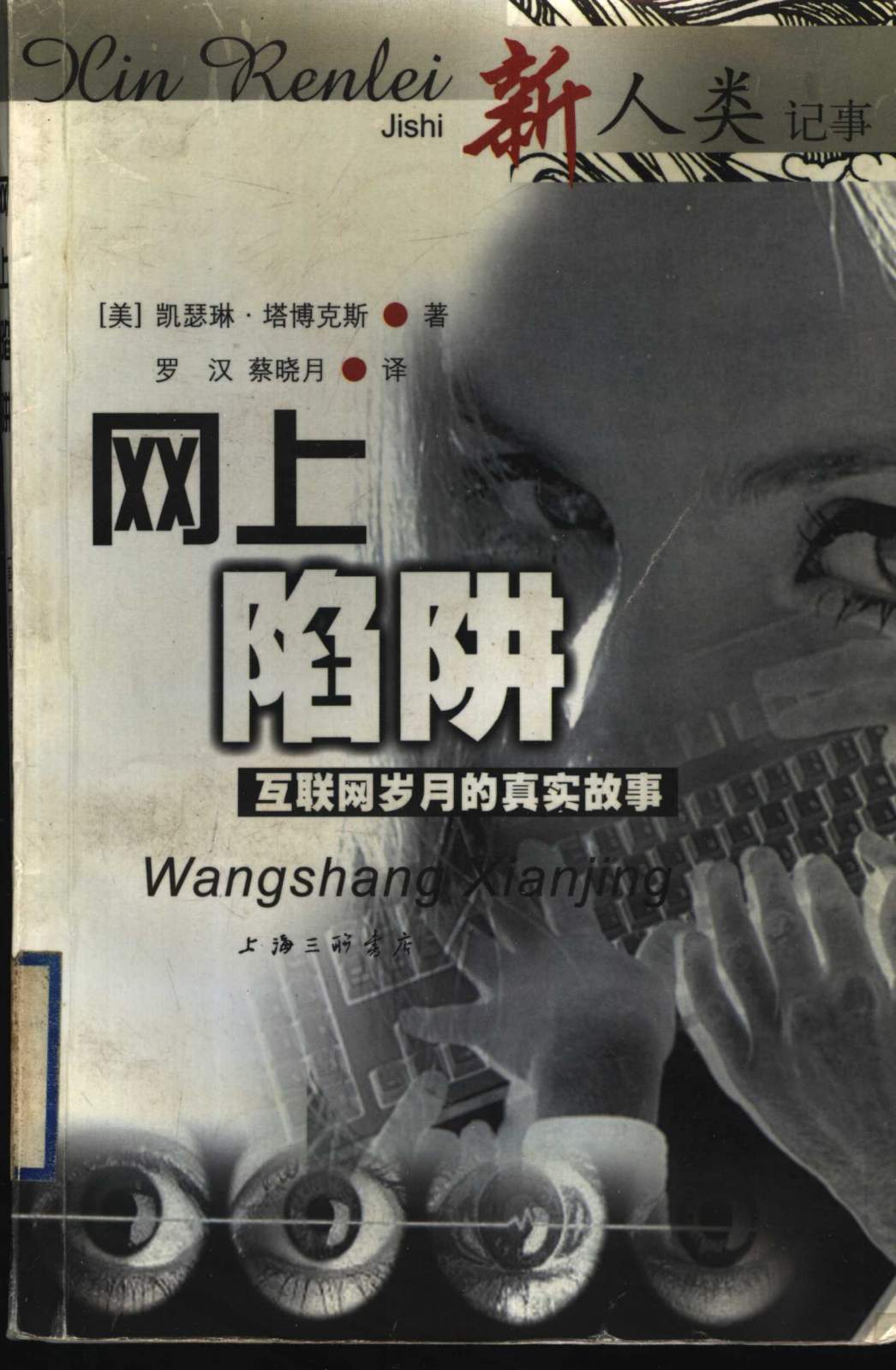
罗 汉 蔡晓月 ● 译

网上 陷阱

互联网岁月的真实故事

Wangshang Xianjing

上海三联书店



LT0000246949+



Xin Benlei Jishi

I712.55
122

新人类
记事

网上陷阱

——互联网岁月的真实故事

Wangshang Xianjing

[美] 凯瑟琳·塔博克斯 ◆ 著

罗 汉 蔡晓月 ◆ 译



上海三联书店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网上陷阱: 互联网岁月的真实故事/(美)塔博克斯(Tarbox, k.)著; 罗汉, 蔡晓月译.

—上海: 上海三联书店, 2000. 12

ISBN 7-5426-1439-8

I. 网... II. ①塔... ②罗... ③蔡... III. 纪实文学—美国—现代

IV. I712.5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0)第 51557 号

网上陷阱——互联网岁月的真实故事

著 者/[美]凯瑟琳·塔博克斯

译 者/罗 汉 蔡晓月

责任编辑/王 艳

装帧设计/鲁继德

责任制作/林信忠

责任校对/李京林

出版发行/上海三联书店

(200233)中国上海市钦州南路81号

印 刷/华东师范大学印刷厂

版 次/2000年12月第1版

印 次/2000年12月第1次印刷

开 本/889×1194 1/32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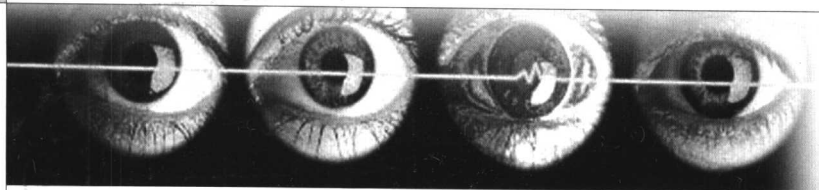
字 数/110千字

印 张/5.5

印 数/1—8000

ISBN 7-5426-1439-8

G·426 定价 14.00 元



一个真实而感人的故事

十三岁的美国少女在网上

开始了美好的初恋……

她成为第一个通过互联网法律

成功起诉的受害人

一本青少年及其父母的必读书



First published in the United States under the title KATIE.COM by Katherine Tarbox. Copyright© Katherine Tarbox,2000. Published by arrangement with Dutton,a division of Penguin Putnam Inc.

本文中文版权通过上海市版权代理公司帮助获得。

谨以本书献给我的母亲安德丽亚·塔博克斯

她是那样地具有智慧、勇气、力量和爱心



目录

>>>

我，以前	2
我的家	14
他	22
我们	30
快乐的假日	46
分离	62
一起	76
放荡女子	106
受害者	123
逃脱	135
罪恶感	140
我，再一次	149
尾声	167
致谢	173

7AM 6/07

我，以前

>>>

我不可能向你描述所有的13岁的女孩子是什么样的，但是我可以告诉你我是什么样的。当然，这都已成为过去。

>>>

我读8年级的时候，第一次真正地因为自己的外貌、地位以及身材问题而心神不安。如果你考虑到我是在美国的康涅狄格州新康纳长大的话，那么这就可以被理解了。新康纳是全美最富的州里的最富的镇。妈妈们都驾着瑟伯本客货两用车，爸爸们都乘火车去城里。新康纳的孩子在10岁之前，就会知道最高档的宝马车不如最好的梅塞迪斯牌汽车。他们知道你不应该让别人看见你在修剪自家的草坪，他们还知道有水印的信纸远远比平版印刷的信纸高级。

从表面上看来，在新康纳镇每一





个人和每一件事都是格调高雅的。我们这儿没有任何快餐店或霓虹灯，因为小镇并不允许这么做。所有的房子都是一模一样的——殖民地时期的式样、木质外壁板(从来不用塑胶板)，两层楼。通常，人们是友好的、亲善的，女孩在新康纳曾发生过的最严重的事是一次女子网球比赛的取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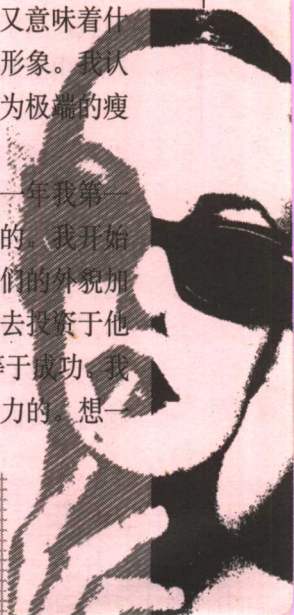
我对于新康纳镇的感情是爱恨交加。我爱她，因为她很美。任何最好的东西都可以在这里找到，从巧克力到人；但是在我13岁遭遇到那些事之后，我对于这块土地所教给我的如何看待自己、对待生活的态度，开始稍稍有了些不同的看法。

>>>

在我们镇上，你首先会注意到的是，几乎所有的人都是漂亮的。事实上，漂亮在新康纳太普遍了，以至于相貌平平的人反而显得很突出，被别人指指点点地议论着。

当我年纪还很小的时候，我曾经困惑过美是什么，美又意味着什么。13岁时，我接受了在时尚杂志封面上所看到的美丽的形象。我认为杂志里面 Calvin Klein 品牌服饰的模特儿是美的。我认为极端的瘦是美的。美丽是痛苦的，而且美丽的代价是十分昂贵的。

我确信，我开始有这种想法是在13岁的时候，因为那一年我第一次发现我所遇见的真正聪明的和成功的人士恰巧都是漂亮的。我开始产生疑问，到底哪一个先发生，美丽还是成功。可能，他们的外貌加速了他们的成功，或者因为他们是成功的，所以他们有钱去投资于他们的外貌。无论是何种原因，你会在电视上看到，美丽就等于成功。我并非仅指演员。即使是在电视上搞新闻的人们也是很有魅力的。想一想戴恩·索娅或者斯顿·菲利普斯吧。



在新康纳，有许多美丽富有的人在街上闲逛，生动地展示着什么是成功人士的生活。看上去所有的女人都金发碧眼、身材苗条的，拥有完美的皮肤和完美的头发。她们的孩子也十分漂亮，为此，她们得花费很大的精力。当我看见一个不带牙齿矫正器的，微笑显得略为逊色的小孩时，总会十分吃惊。在新康纳，每个人必须拥有没有瑕疵的牙齿，来与他们完美的头发和完美的肌肤相称。

我设法限制了自己的体重，使自己能穿上10号的衣服，但是我知道自己没能达到大多数新康纳镇人的漂亮标准。为了达到标准，我读遍了每一期我可以搞到的美容杂志，确信在这里面有通往成功、幸福生活的秘诀。每个月我会至少买5本杂志，通常是《玛丽·克莱尔》、《少女》、《诱惑》、《自我》和《魅力》。看完后，我会用这些杂志和我的朋友们交换着看那些没有买的杂志。通过这种方式，我就能一本不漏地看到全部的杂志。一个随意的阅读者或许会认为这些杂志大同小异，但是它们并非如此。一本杂志会就如何做头发或者如何把眉毛拔成适当的形状和轮廓提出100条建议。而另一本杂志会提供有关最好的日晒产品的评论。我觉得自己需要每一条可得到的美容信息，我十分担心会错过重要的信息，所以不会漏看杂志的每一页。

然而，杂志中存在着一个问题。一些文章提供了相互矛盾的信息，使我产生了困惑。《诱惑》鼓励我用化妆品，《少女》告诉我大多数的化妆品由鲸脂制成，这一个小小的事实使我觉得很恶心。

另外，还有一个涉及到我内心标准的问题。尽管受到周围所有的杂志的影响，我仍相信一个人要变得美丽，必须是自然美。美丽的光彩来自于内在，而不是来自于外在。问题是，为此我深深地感到沮丧。我明白自己并不是天生丽质，如果化妆是欺骗，那么我注定会是丑陋的。正因为如此，我在生活中将只有有限的选择。现在我又长大了几岁，所以明白自己并不丑。但是回溯到13岁的光景，我当时就明白了自己不是Calvin Klein 喷彩广告中的人物。我和她们相差太远。既然她们是美丽的，那我恰好相反。

>>>

我对于自己并不漂亮的忧虑，并不能阻止我投入大量的时间和精力到自己的外貌上。除非我的头发被吹干并弄得很直，我是不会离开屋子的。这很花费时间，因为我在学校精选合唱团中唱歌——排练在早上6:45——我不得不在黎明前起床做我的头发。老师的规定是如果

你迟到了，就要惩罚你，门将被锁上，你以后一定会听说这种事的。我从来没有迟到过。

因为我起床时并不是最安静的人，仅仅是从房间到浴室这几步路的距离，我通常也会弄出很响的声音。我并不明白我是如何发出这些



声音的。我母亲声称我总是砰然关门，但是我坚信这是夸张的陈述(在我13岁时，“夸张”是我喜欢用的词语之一，其实每个人看上去都有些夸张)。

我认为花费大量的时间在浴室是无价值的。淋浴并不花多少时间，我从来也不花时间看我的身体，因为我并不喜欢它。我尽量避开镜子，用毛巾包裹着身体直至进入水中。如果洗澡意味着要在淋浴龙头下站着，让冷水在头顶上冲几秒钟直到身体变暖为止，我认为这样就好了。我在淋浴时，只做必须做的事，然后离开。我尽一切努力来节约时间。我在淋浴时刷牙，这是我曾在一部电影中看到的小诀窍。如果我必须剃腿毛，我会迅速完成它，装上刀片，在腿上上上下下地移动，我从来不用那些过分讲究的脱毛膏。总之，我只花大约1分半钟的时间来淋浴，但是无论你信不信，淋浴完后我会用毛巾包着身体，花很长的时间琢磨如何扎辫子。我仍然不能确信我这么做是否正确，但是我这么做的方法确实起到了效果。我爱我的头发，我不会用它来交换任何东

西。我的头发金灿灿的、直直的，我不愿意让它变成其他任何样子。

》》》

淋浴后，我会仔细检查我脸上的雀斑。我从《玛丽·克莱尔》杂志上学到，清除青春痘的最好的时机正是淋浴之后。这是因为淋浴的蒸汽打开了你的毛孔，所以脓汁会比较容易地排挤出来。我不能忍受让青春痘留在我的脸上。我从来没有爆发过大量的痘子，尽管偶尔也会出现几颗并且需要我的恰当的照顾。如果我不去理会这些痘子，妈妈一定会唠叨些什么，而这比挤压青春痘更加令人痛苦。

当我在镜前梳妆完毕后，我会打开收音机，然后再打开电吹风。我会考虑穿什么外套，并且一边唱着歌。

我喜爱音乐，几乎所有的类型。当我还很小的时候，我们驾着车，一路唱着歌，从滚石乐队、披头士、老友霍利、“引诱”组合，直到妈妈的最喜欢的罗德·斯图尔特的歌。我知道所有的歌词。

我还喜欢一些新的歌。根据曲调说出曲名，没有人能胜过我了，包括歌剧和经典歌曲。不幸的是，我唱歌的音调并不太准。妈妈说她宁愿听一只垂死的鸭子在哀号。我的嗓音真的是这么糟糕。我加入全州精选合唱团的唯一原因是因为我可以为一些歌曲进行钢琴配乐，所以我并不是完全没有用的。

我不会在镜子前面弄干我的头发，就像我所说的，我恨镜子。我不在头发上喷定型水或别的定型产品，因为我不想冒头发受损的风险。我常常把头发垂放下来，从中间分开，弯曲成一个角度，所以会有小缕头发垂挂在脸上。整个一天，我都可以有机会玩弄这缕头发。

我知道听了这么多关于我头发的事，你可能会感到枯燥乏味，但是在13岁时，这些是至关重要的。此外，我的头发是我身上唯一令自己欣赏的部分。每隔7个星期，我去修剪一下头发以确保发梢的健康。我尽力让自己的头发没有一天是乱糟糟的。如果我没有时间把头发吹直，那么我就不会洗头发。披着卷曲的头发外出，实在是太令人



尴尬了。

我一旦搞定了头发，就会穿衣。如果你曾是一名八年级的女生，那么你就会理解我是多么关注人们每天的穿着。我一直非常喜欢衣服，在13岁时，我对衣着简直达到着迷的程度。没有告诉过任何人，我为每天穿不同的衣服排了一张表。我真的不敢相信，自己确实坚持了一整年，我希望尽可能地继续下去。在那年的一开始，我就计划好了自己的衣服至少可以穿四个月，也许是四个半月。我估计到那时，父母亲会带我去购物，而我猜对了。

我穿衣服有两个原则。一是鞋。即实配整套衣服，这套衣服也不会因了不同的鞋而成为“不同”的一衣服。

便鞋子确
为我穿
套

二是我不会穿别人的衣服，或者是旧的衣服，即使我从未穿过它。我有一件玩具熊背心，从未穿过。即便如此，它是旧的，了我配一套新衣服的原则。

所以它违反

我猜想，你会说我的风格对于一个生活在特郊区的中学生而言是完美的。我穿的全部是J.Crew和Gap牌子的卡其布服装，牛津纺衬衫、Polo牌衬衫，并且把毛衣扎在脖颈上。只有纯粹的颜色，没有印刷字符。没有任何东西能真正通得过——除了打褶的衬衫和五彩编织的及膝短袜。我的大多数朋友具有共同的品味。我们不穿长袜，但是我们穿牛仔服。我通常穿Gap特别剪裁的牛仔系列。我的母亲不能理解为什么它们比别的衣服贵10美元，但是它们确实值，因为它们看上去洗得稍多些，褪色稍多些。

玛莎·斯图尔

我认识的每一个人，对服装都是这样地如痴如狂。我的两个同学——萨琼和艾莉——在几星期之前就会预先计划好她们的服装。她们甚至产生了一个交换体系，用以轮换她们整个衣橱里的衣服。

八年级也是女孩子开始穿裙子和套装上学的第一年。在社会学习



课上，我旁边的女孩子总是穿着裙子，试图引起某些男孩的注意力。这是病态的。我通常只有在体操课的日子里穿裙子。那天我可以在裙子下面脱掉我的体操短裤，而没有人会看见我穿着的内衣。



这又提醒了我，在那时我恨我的腿，就像现在一样地恨。13岁时，我已经有了全世界最粗壮的腿。它们太硕大了，以至于妈妈甚至不为我买超过膝盖的裙子。

>>>

我整个早晨的常规事务会在6:25结束。这时，我走进母亲的房间，与她告别。这通常是我在早晨唯一见到她的时候。自从我父亲离开了我们的家——那时我还是一个孩子——我母亲开始做全职的工作。但是，当我大约11岁或12岁时，她开始真正地变为了一个工作狂。大多数时间她回家很晚，我甚至在上床睡觉前都不能见到她。她真的是在工作中生存，或者是为了工作而生存。即使她在家中，她也总是考虑着工作。

吻过母亲之后，我会下楼去寻找我的继父大卫，他会开车送我去学校。到我13岁时，大卫和我母亲已经很少再睡在同一房间里了。大卫打呼噜很厉害，所以他睡在客房里。大卫和我母亲从来没有像一对夫妻那样单独外出度假。他们争吵的时候就好像第二天不再过日子了。尽管如此，他们还是相爱的，以一种我也说不清楚的奇怪的方式相爱着。

和我母亲一样，大卫是一个十足的工作狂。但是



即使他要花很长的时间往返于城市与家之间，他仍然每天早晨很早就开车把我送到学校，以确保我可以参加合唱团训练。

我并不十分喜欢与大卫交谈，所以在路上，我一直不停地转换电台频率。我不能忍受难听的歌曲，所以我十分热衷于在电台之间转换频率。偶尔，大卫会说：“你能不能不要听了，凯蒂？”驾车去学校仅有五分钟的路程，但是我不停地按按钮，直至找到我喜欢听的东西。

>>>

像大多数的学校一样，我猜，我的学校经常使我心情沮丧，在许多时间里我都感到自己被人误解。学校里最使人不快的事，就是把你分入不同的群体，好像在说，“这个女孩将会成功，但是这个不会”。像大多数的小孩一样，我从来没有被列入天才学生的培训计划，而这令我很烦恼。我们都明白这意味着什么。

幸运的是，有一位老师我觉得很亲近——合唱队的指挥蒙塔罗女士。她爱早上按时起床的学生，而我做到了。我们的团体被称之为合唱队。来自七年级和八年级的二十五个孩子每星期聚集三次或四次。我们大多唱一些无聊的歌曲，但我们是十分优秀的。我们在梅兹比赛时，唱国歌，同时，我们在全州集会唱，也为议会唱。

在学校，我可能最热衷于音乐。在学校之外，我则热衷于游泳。实际上，在八年级之前，游泳已经成为我生活中的焦点。结果，新凯纳游泳队——一个竞争极其激烈的、全国闻名的俱乐部——成为我们家庭生活的重要的一部分。我母亲与教练以及其他同学的父母的关系十分友好。而我的妹妹凯瑞，也开始游泳了。

当我还是学龄前儿童时，我就到YMCA（基督教青年会——译者注）上游泳课，开始第一次接触游泳。他们的培训体系是把孩子当作“葛比鱼”开始训练，戴着游水翼，和自己的母亲在游泳池四周扑水（我是和保姆一起去的）。游泳是我们家一项重要的安全措施，母亲坚持让我们循序渐进，从小鱼，到鱼，再到飞鱼，最后到鲨鱼的水平，也就



是游泳的最高水平，所以我們都可以学会在水中控制自己。

在三年级之前，我就开始注意在YMCA训练的游泳队了，并且想自己也许能够试一试。游泳，不像其他的运动，需要大量的手眼协调能力——而这是我的薄弱环节——游泳是一种训练和承诺，这两件事我都可以完成。当我告诉父母我喜欢参加游泳队时，他们对于我想参加某一种体育运动而感到很兴奋。

在四年级时，我开始参加比赛，这也意味着我每周要训练许多小时。早上的训练留给我的最大的感受就是寒冷。游泳者在冷水中最快地游动着，YMCA的游泳池常常是寒冷的。我通常是晚下水的人之一，我从未习惯过寒冷。

游泳队主要在地区运动会中比赛，但是每年我们也有资格参加全国锦标赛。我以为在不同的运动会之间穿行是一件令人兴奋的事，但是在我们所去的任何城市，我看到最多的恐怕就是宾馆、游泳池和机场，如果幸运的话，还有餐厅。无论我在加利福尼亚还是佛罗里达，对我而言，它们看上去都一样。

我在游泳上面投入了大量的时间和精力，以至于它成为我的一大特征。我的父母也迷上了游泳队。在游泳池中通常有两个比赛。第一个是实际的游泳比赛。即使我们都戴着泳帽、穿着泳衣，每个人还都相互认识，或者至少认识竞争对手。我知道，自己会坐在那儿，仔细观察每个游泳者的肌肉，以确定他们的水平和他们看上去的训练程度。你不可能在泳衣之下隐藏任何这种信息，而且我有着极其敏锐的洞察力，甚至在我们跳入水中之前，我就可以判断谁是最强的竞争者。

当游泳运动员在池边甲板上及泳池中竞争的同时，在看台上的父母们也在竞争。他们注意着谁在游泳，在什么时间、花多少时间可以游到哪里。父母们经常相互谈论，试着估计出谁已经做了什么





事。他们想知道，一个特殊的游泳者可能会得到多大的额外帮助，谁参加了私人训练，谁有一个合适的教练。

我常常感到我的自我价值是由我的表现如何决定的。我认为父母也有同感——他们在游泳队员父母之中的地位完全取决于他们的孩子的表现。

当我有所进步时，我成为教练寄托胜利希望的运动员之一。我一旦挤入了前十名，则渐渐地，我又在压力推动下挤入了前五名、前四名、前三名。所有对于胜利的强调让游泳变得越来越乏味无趣。当我对自己是否要留在队中产生怀疑的时候，所有投入游泳中的努力又说服我自己，继续坚持下去。我扫除了自身的疑虑，心想，如果我不游泳，那么我能做什么？我将没有了存在的价值。

>>>

考虑到游泳、合唱和上课都十分占用时间，很显然我不会有很长的整段时间来交朋友。事实上，我只有一个亲密朋友，一个名叫卡罗的女孩。据我所知，卡罗过着完美的生活。她又高又瘦。她有着一头杂色的金发和一双碧蓝的眼睛。她是一个足球运动员，她的球队赢得过地区的冠军。她还十分聪明。

卡罗住在一幢价值 200 万的房子里。这幢房并不如它隔壁的正对“独特之家”的那幢房子来得富丽堂皇，但是我会毫不犹豫地用我们家的房子与之作交换。这幢房子有许多的房间，她的姐姐就能独享两个房间。整幢房子被装饰得像一个幸福家庭的圣地。墙上挂满了休假、足球比赛和节日的照片。我常常要求妈妈也把我家的照片挂出来，但是她说她没有时间。

卡罗的一家有些像肯尼迪家族，这与政治无关。他们都很聪明，都是极优秀的运动员。她的兄弟罗伯进入了威廉姆斯大学。她父亲在房

地产发展领域工作，而她母亲是一个全职的家庭主妇。每次我去卡罗家时，她母亲总是烧些诸如鸡肉或面团之类东西给我吃。她会为我们做任何事，甚至会跑出去买一张最新影碟。我永远都不会忘记她在卡罗生日等特殊场合所做的热软糖。

有趣的是，在小学时我并不喜欢卡罗。那时，她是一个假小子。她甚至向我承认在五年级时，她还穿着平脚短裤。但是，在中学之前她几乎都与我同班，没过多久我就发现她不再是一个假小子了。事实上，卡罗与男孩子交往很有一套，我所能想到的是在她假小子时期，她设法学到了这一手。

>>>

我并不采用卡
罗的方式去接近
男孩子。我没有她
的自信。我知道
我并没有她那么漂
亮，但是我还是不
明白她到底看上
同龄男孩的什么。

人们常说，女
孩子比男孩子更成
熟，此话没
错。只要听听男孩们
谈论什么就可
以发现。

或者是电视上看到的东西。而女孩子
们则讨论人际关系
和未来——十分严肃的话题。

我同样也不能理解在我们这个年龄“约会”的概念。我的意思是，我认为约会是男孩到女孩家接她，并且带她外出。这怎么可能发生在中学呢？没有人有驾驶执照或钱，可以外出吃一顿或看场电影。

然而，我这个年龄的女孩却竭尽全力设法用浪漫和性的方式与男孩保持接触。一天(在社会实践课上)当我听到一个名叫珍妮的女孩子在当地公园给了一个名叫亚当的男孩子一拳时，我差点从椅子上跌坐下来。一开始，我拒绝相信这是真的。但是，我是从一个可靠的消息来源得知的，而且珍妮是我们班穿短裙的姑娘之一。一个月之后，据说

